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薛万金 / 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薛万金 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 —阿图什: 克孜勒苏克尔柯孜文出版社, 2008.2 (2009年10月重印)

ISBN 978-7-5374-0631-4

I. 新… II. 新…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新疆 - 当代
IV. I21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022 号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作 者	薛万金
责任编辑	向 京 王 琴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李艳红
图片摄影	薛万金
出 版	克孜勒苏克尔柯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 话	0991-791039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	48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631-4
定 价	239.00 元(全八册)

守边人的心路

丰 收

北屯友人嘱我为一部书稿作序。

拖月余未就。盖因知人论文谈何容易！

至今，拙作多为自序。不烦扰于人，是怕难为了人。也基本不予人为序，是怕才疏学浅，招致捉襟见肘之机。当今世风之下，更有不想说假话，变不想听假话之虑。

序文者，不说人木三分，一语传神，能引领读者顺畅地进入文字构筑的“这一个”世界，那就是能耐，就不枉一个“序”字了。

如此，一要了解其人，二要熟悉其文，知人知文方有真心诚意，脚踏实地，方可独辟蹊径，曲径通幽。

然，两者不一。

实为难。

不想，书稿中频频出现的“边关”，酿就的一种情绪，给了我共鸣——

边塞的风，硬得很，比最硬的榆木棒还硬，想整谁就整谁。

边关的狼叫，不是凄惨的哀求，而是一种呼唤。渴望美丽的草原以及对来年的企愿。

我也喜欢狼。它孤傲得让人敬佩。我也喜欢天鹅。它优雅的自得其乐令我羡慕。它们比我们更懂爱情。

月光下，边关口岸，那个手风琴拉出伏尔加河深深忧郁的俄罗斯货车司机，让我牵挂。

白桦，固守界河的诗人。
在边关，吆喝一声很幸福。

孤寂却也豪迈，我能听得懂他的抒怀。

——“守边人是世纪的孤儿”。20多年前，我在阿拉克别克河边，对缠绕着铁丝网的界桩道出我对命运的感悟。

天上人间，谁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星座。

界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亦如王震将军魂归天山，守望这片辽阔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你我同道足与谋。

守望是一种责任意识，是自我精神追求。

每一个人都有寻找上帝的心路历程——

这是一部守边人的心路。

于书稿的主人，“写作已无功利可言”。眼下，有哪一个识时务者会奢望文字能带来太大的名利？

无功利的追求和探寻是一种境界，生活精神近水远山，天人合一创造快乐。

书稿主人言：灯下伏案只为“弘道并养心”。

我感佩其志其勇。然，今天欲用诗文启动人的情感，也

近乎奢望。“即使基督再现,把《福音书》拿去付印,太太们也只是拼命想得到他的签名,别无其他。”

但愿我的悲观是杞人忧天。

朝圣路上,希望能听见“中秋,和李白分庭抗礼”,听闻,边关千里唱大风。

戊子 谷雨

一份敬仰

——读薛万金散文集《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感言

“……从美国到北京，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从克拉玛依再到布尔津、吉木乃县，然后再经过穿越荒野的跋涉，才感觉到自己的脚是踏在中国版图‘雄鸡’尾巴尖尖的羽毛上了。之所以交待如此繁琐的过程，除了想说明它的遥远之外，更主要的是非如此将无法将兵团农十师 186 团的确切位置说明白。在中国的行政图上，一个县甚至一个乡都可以标识，但没有标识一个新疆兵团团场的，尽管按行政级别来说它也是一个‘县级’，尽管某些团场甚至比内地的几个县占地面积还要大些。”

上述之语并非我作，它是一位叫“南香红”的作家在网上对边境 185 团所处地理位置所表达的一种感慨，它也引起了我的共鸣……

新年休假期间，我跟家人去美国南加州的大熊山滑雪数日。一天我发现了手提电脑显示出在新疆诺亚堡边境 186 团武装部部长薛万金给我发来了电子邮件。他告诉我，经他多年的积累和撰写的散文《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已集结

成书,马上要出版了,并要我读了他的电子版书稿后给他提意见。我花了几个晚上,饶有兴趣地品读了这位西北汉子(一名出色兵团的战士)用他浓烈的情感与爱写就的这些心里话。看着这本书稿,那边境 186 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色和人情往事再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去年 10 月应天山电影制片厂和新疆阳光雨露电影制片公司之约,我到新疆阿勒泰地区诺亚堡边境上的 186 团参加故事片《诺亚堡》的拍摄。在影片中我饰演了一位兵团边境团场民兵哨所的哨长,这是首部反映了兵团军垦戍边人 40 多年来戍边卫国守防故事的纪实电影。薛万金就是我在拍摄过程中结识的并很快成为了朋友。他是边境 186 团的党委常委、武装部长,为人豪爽、能文能武、有个性、爱写文章。当年从部队转业时,按他的素质和能力,完全能去口内(内地)找份收入很好的工作,但他因从小在兵团长大,更喜欢在无污染环境生活中生活,他居然来到边境 186 团,一干就是八年。

当我来到边境国门时,薛万金告诉我正站在祖国最西北的边境上……虽我多年在外拍戏,对世界各地的文化风土人情也有所了解,但我对祖国边境线上的事却全然不知。看着眼前那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绿洲上的铁丝网和许多边境界碑的标记,听着在这里因领土主权所引起的种种争端轶事,特别是当我了解到因边境 186 团长期在此地驻扎,使 90 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土地顺利地归回了祖国的怀抱。我顿生一种感动:186 团的几代军垦戍边人在这茫茫的荒原中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像钉子一样忠诚地守护在这片贫瘠、遥远的国土上,瞬时,“责任”二字的分量与内涵沉甸甸地在我心里有了较为准确的理解和定位。

对于“兵团”二字，若不是在大西北长大或没有来过兵团的人也许不会知道它们的真正含义。它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叫兵团但却不穿军装，干部的称谓全是军队的称呼，上至兵团司令员，下到连队的连长、班长应有尽有，这里的农民也不叫农民，叫农工，或叫军垦农工。在边境 186 团，45 岁以下的男性都是民兵，他们定时巡逻在边境线上，每年至少有三个月的军训时间。“我家住在路尽头，界碑就在房后头，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羊牛”。这首打油诗是我在边境 186 团拍戏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的，很真实。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一首让人肃然起敬的诗：“割不断的国土情，难不倒的兵团人，攻不破的边防线，摧不垮的军垦魂。”在薛万金的书稿里的每篇文章里都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军垦人物，那些诗句很朴实、很生动，同时也很贴切地诠释了兵团人的生活和奋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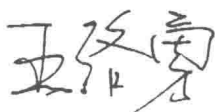
我不仅欣赏薛万金的文笔，同时还被他所表达出的那种情怀所感动。特别是他《后记》里的一段话：“边境，虽然很偏远、很闭塞、很艰苦，但边境军垦人所固有的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以及苦中有乐的达观人生态度，给人们以启迪，引发人们的思考……”我在美国生活、工作了 20 多年，似乎也习惯了美国式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时我的朋友们会称我“美国佬”，我虽不服，但有时我的确会在言谈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偏见，觉得国内可能因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缘故，许多人在交往中比较矜持和含蓄，缺少一些诙谐和幽默。但我在边境 186 团近一个月的日子里，却真真切切感受到薛万金在文中所说的边境军垦人“苦中有乐的达观人生态度”。在他的书稿中透露着边境军垦人那纵深、凝重、沧桑与厚重的主题与使命外，还不时地点缀着“苦中有乐的达观人

生态度”。这种乐观情绪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或在他们高举酒杯对峙的亢奋的情绪中，都无时不刻地自然地流露着一种中国式的诙谐和幽默……那是来自他们心底的声音！

因此，我拍完电影《诺亚堡》从边境 186 团回到内地和美国后，也曾较诙谐地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说：“千万别相信新疆的兵团人。”为此，我还总结了“别相信”的六点理由。一、他们总是说自己的家乡很偏僻，没意思，口内好！可口内的人一去新疆总是被那迷人的美丽所震惊！他们的摄影家人数跟内地比总是居多！二、他们总说自己的饭菜单调，比不上口内的烹调技术。但他们吃的是绿色食品，他们的牛羊走的是黄金道，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甚至它们拉出来的粪都可以直接当六味地黄丸用！三、新疆兵团的男女在酒桌上都说自己不能喝酒，但只要一开宴他们就排着队跟内地人敬酒，最后倒在桌下的口内人肯定比他们多！四、兵团人都说因天气冷的关系，他们的关节不好，但只要一有音乐，他们能歌善舞的人肯定是比口内的人多！五、新疆兵团人总自谦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只要他们一开口说话，他们大都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是感人肺腑地介绍兵团以及屯垦戍边的历史！弄得口内的人不得不泪盈涟涟，感动地也用大碗酒敬祝这群西部特殊的守边人！六、新疆兵团人总是说“这里太艰苦了！你们受不了这种苦”，可他们却又义无反顾扎根边疆。一般口内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只要一去新疆，有的 70 岁回来（看看兵团的人和当年去支援边疆的人），有的一辈子都回不来了！都说叶落归根，但他们当中有无数的战士都宁肯头枕东，脚向西地长眠与此，说是死了也愿踏着边界守国防！有一位从湖北孝感地区去边境 186 团当志愿者的小伙子，姓付。在边防的两年志愿

服务期满后，他去了深圳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结果不到几个月，他愣是辞掉了那份工作回到了新疆的诺亚堡！我问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说“不知道，我就是愿意这样！”

虽然我曾因拍摄电视剧“冰山上的来客”去过新疆，但没有领略兵团人的生活。这次拍摄《诺亚堡》让我对兵团人的世界又有了些认识，但还不够完全！实感与薛万金“相见恨晚”，我若能在拍摄前读到这些散文，我肯定会更加容易地融入兵团人精神世界中去，也许我能把兵团的战士形象演饰得更加真实、生动！希望薛万金的这本书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愿他们跟我一样能对兵团人产生一种真切的敬仰之情！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王进' (Wang Ji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08年2月28日
于美国加州橘郡

目 录

序	1
一份敬仰	1
敬仰国门 敬仰军垦	1
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12
蜿蜒边境路	20
边关的“闹海风”	26
边塞的风	33
闲话边境“北沙窝”	39
住在边关的日子里	46
在边关，吆喝一声很幸福	54
大漠狼烟边塞人	58
《边塞人·边塞语》系列二十篇	62
边陲公仆情深深	86
边塞夜晚的手风琴	109
静听 那界河白桦	112
在边境上过年	119
感受边境“红色游”	122
“串门”哈萨克斯坦	126
边境风景：一桥属两国	134

图瓦人,时间是用来消磨的	138
克朗河的眷恋	140
电影《诺亚堡》拍摄花絮	142
平民王洛勇	149
洛勇醉酒	152
逝去的露天电影	154
谁更需要关怀	157
感恩的日子	160
日子就如秋日简单	163
思绪与季节无关	166
静夜思	168
漫画与酒,老人与童年的随想	172
元旦与白开水	175
与相面先生对白	177
写作与“肠炎”	179
中秋 我和李白分庭抗礼	181
浮生为酒所累	185
感怀不惑	189

敬仰国门 敬仰军垦

敬仰国门的人是不需要说明敬仰它的理由的，因为不说别人也可能明白一些。

敬仰军垦的人也是无法说尽敬仰军垦的理由的，因为可敬仰的太多。

我实在有点怯于写国门、怯于写屯垦戍边卫国的边境军垦人，因为前有文豪，后还有来者，写的人太多，名人也多。但我还是开了头，就写这份敬仰罢，写这份明白之外的一些的不明白。

唐朝王昌龄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叫《从军行》，其中两句一语惊人：“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引得人想去读明白关外之外的西域是一条什么样的古道。这条道上曾发生过数都数不清的故事：张骞通西域，唐僧取经，苏武牧羊，左宗棠抬着棺材收复新疆；无数的战争，历代的屯垦，无数的悲欢离合……都与这条道分不开。披着历史的风尘，发“思古之幽情”，看着车窗外寸草不生的戈壁和大大小小的黑石头，思维比较发达的文人们都想感悟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残阳欲坠时分，大漠戈壁的景色在霞光的辉映

·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下又该是怎样的丰富多彩,怎样不停地变幻呢?昏黄的大漠在落日的照耀下出现一种橙色的光芒,远处黛色的山峦与火红天空合在一起;似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卷。时而,浓重的火烧云遮蔽了还在发着余威的夕阳,被烤了一天的戈壁初现暮色,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石头铺满了地面。让你像是到了荒凉的外星球,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

其实,对于我,对于这种环境,压根就没有这种触发情怀的感觉。生于斯,长于斯,长期生活、工作离边境线还不足百米远国门下的边境军垦二代,早已习惯了比这种环境更为恶劣,条件更为艰苦的这种原野放歌的宽犷生活。习惯变为自然,自然有时候也可以理解成本然。但这种本然却是一种边境军垦人与自然的平和,边境戍边人与环境的自然交融和亲和。这不是茫然与惘然,在本然中,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境界,有一种承传老军垦和父辈“屯垦建新城,戍边镇国门”脉出一辙但更有创新和收获的魂略与胆识。

再没有另一处风景和地方让我如此无从下笔,不是因为没写处,恰恰相反的是能写的太多,而且处处份量不轻。国门下的故事太多,边境线上的边境军垦人承受的悲壮太多,戍边军垦人为国戍边的骄傲太多。“屯垦戍边”、“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的理念已成为一种边境军垦人承袭的文化、理智升华的“本然”和边境线上一道凝重、肃然格式化的风景。著名作家、陕西作协副主席高建群在书中把边境军垦人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批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群现代的堂·吉珂德。”确如此,国门与边境军垦太浑厚,让人不知如

何掌握这着墨的份量才好啊。

我虽为军垦二代,子承父业,现已成长为国门下偏远边境团场的一名领导干部,但条件的制约,使我很少有去内地见识见识的机会,去其他师局参观学习的机会也不多。说来可怜,我见到并坐上真正意义上的火车,是奎屯开往乌鲁木齐始发的那一年,我兴奋地从车头窜到车尾,明明肚子不饿,却偏要到餐车上享受一下在车上用餐的感觉,而且吃的很香,并且吃了两份;明明不胜酒力,却足足喝了两瓶啤酒,而且喝得有滋有味,以至于到终点乌鲁木齐下车时,晕乎乎地将装有钱包的上衣丢在了车上。那年,我30岁。

写就这则故事,不为别的,我确实见识不多,孤陋寡闻。想写国门,想写边境军垦,没有更多的比较,没有更多的素材,也没有更多的阅历。熟悉的只有吉木乃口岸上的国门;知道的只有国门下离边境铁丝网不足10米我所在的边境团场——186团;熟知的只有乌勒昆乌拉斯图界河(突厥语:大白杨树生长的地方)边上戍守长达近百公里边境线上我的父辈以及与我一道继续戍守和建设西部边陲的兄弟姐妹。写国门,写边境军垦,一直是我多年的心愿,写不好,但我还是沉甸甸地敲起了电脑键盘……

孤陋寡闻并非我一个,寡闻闹出的笑话故事令人笑过之后是苦涩的。1998年夏,团党委考虑到自1962年“伊塔事件”后团场奉命组建,有很多第一批进驻的老军垦就再也没有走出过186团。30年了,外面是啥样都不清楚,便安排副政委和党办主任雇了一辆客车带领30多名老军垦到240

·长长的边关 长长的情·

多公里外的师部北屯和阿勒泰市参观。在北屯平顶山鸟瞰北屯市容时，这些曾在五六十年代转战过南北的老军垦们发出阵阵惊呼：“如果我们的首都北京建设的和北屯一样就好了！”

当晚，夜宿阿勒泰市某宾馆。没有住过宾馆的老军垦们自然是兴奋得一夜合不拢眼，东瞅瞅、西摸摸，一切都很新鲜、有趣。有人把坐便器当脸盆，还怪这“脸盆”不好使，盛不住水。老军垦卓少林和唐尕才更是出尽了“洋相”，误把痰盂当成夜壶，两人一夜便将“夜壶”灌了个大半壶。第二天早晨，年轻的服务员打扫房间，闻到一股“怪味”，当寻味查看“怪味”出自痰盂，便按奈不住姑娘的矜持，训斥两个老头没有修养。两老头得知这个“夜壶”真正的用途后，羞愧的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任凭姑娘的训斥，一句话也不敢说。带队的副政委听到吵闹并了解情况后，动情地向年轻的服务员讲述了这批边境老军垦戍边创业并 30 多年没有出过门，姑娘听后从一脸迷茫的不可思议即尔转向敬佩，连声向老军垦赔礼……

事后，两老头感慨地说：世界变化太大了，我活着是 186 团的人，死了是 186 团的鬼，以后，我再也不出来丢人现眼了。

紧挨着 186 团机关向西几十米远的国门也是应该提及的地方。新疆和平解放后，1955 年，国门造型按北京天安门城楼形状重新进行了设计和建造，国门正上方用楷体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据说这种形状的国门在全国也